

步步惊心

桐华◎著

上

Babu
Jingxin

全新修订版

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；第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……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步步惊心

桐华◎著

上

Bubu
Jingxin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步步惊心(上、下)/桐华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495 - 0

I. 步… II. 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1291 号

书 名: **步步惊心**(上、下)
著 者: 桐 华

责任编辑 阎 丽
特约编辑 侯 开 石 颖
责任校对 李 鸥
封面设计 80 小贾工作室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字 数 409 千字
印 张 34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495 - 0
定 价 3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次 Contents

上册

Chapter 1 ❖ 1

Chapter 2 ❖ 8

Chapter 3 ❖ 21

Chapter 4 ❖ 34

Chapter 5 ❖ 47

Chapter 6 ❖ 56

Chapter 7 ❖ 66

Chapter 8 ❖ 76

Chapter 9 ❖ 89



Chapter 10 ❖ 109

Chapter 11 ❖ 126

Chapter 12 ❖ 143

Chapter 13 ❖ 159

Chapter 14 ❖ 175

Chapter 15 ❖ 189

Chapter 16 ❖ 202

Chapter 17 ❖ 215

Chapter 18 ❖ 234

Chapter 19 ❖ 246

Chapter 20 ❖ 256

目 录
Contents

下 册

Chapter 21 ❖ 267

Chapter 22 ❖ 280

Chapter 23 ❖ 295

Chapter 24 ❖ 308

Chapter 25 ❖ 321

Chapter 26 ❖ 333

Chapter 27 ❖ 347

Chapter 28 ❖ 355

Chapter 29 ❖ 371

Chapter 30 ❖ 383



Chapter 31 ❖ 401

Chapter 32 ❖ 419

Chapter 33 ❖ 431

Chapter 34 ❖ 448

Chapter 35 ❖ 459

Chapter 36 ❖ 479

Chapter 37 ❖ 489

Chapter 38 ❖ 499

Chapter 39 ❖ 505

Chapter 40 ❖ 515

Chapter 41 ❖ 527



Chapter 1

正是盛夏时节，不比初春时的一片新绿，知道好日子才开始，所以明亮快活。我眼前的绿是沉甸甸的，许是因为知道绚烂已到了极致，以后的日子只有每况愈下。

正如我此时的心情。已是在古代的第十个日子，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，只等我醒来就在现代社会，而不是在康熙四十三年；仍然是芳龄二十五的单身白领张晓，而不是这个才十三岁的满族少女马尔泰·若曦。

十天前，我下班后，过马路时没有注意来往的车辆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时，已经晚了，感觉自己向天空中飞去，却看到另一半身体仍挂在卡车上。恐惧与痛苦中，我失去了意识，等醒来时已经在这具身体前主人的床上了。

据丫鬟说，我是从阁楼的楼梯上摔了下来，然后昏迷了一天一夜。而对我醒后一切都忘记了“病情”，大夫说是惊吓过度，好好调养，慢慢就能恢复。

走了没多久，我的额头上已经见汗。姐姐的陪嫁丫鬟巧慧在旁边劝道：“二小姐，我们回去吧，虽说已经过了正午，可这会儿地上的热气才最毒，您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。”

我温顺地应道：“好！姐姐的经也该念完了。”

我现在的名字是马尔泰·若曦，而这个白得来的姐姐叫马尔泰·若兰，是清朝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廉亲王八阿哥允禩的侧福晋。不过，现在八阿哥还未封王，只是个多罗贝勒，而且也未因避讳雍正的名字而改名，所以应该叫胤禩。

这个姐姐的性格说好听是温婉贤淑，说难听了是懦弱不争，一天的时间

里总是要花半天来念经。我猜恐怕是她不太受宠，至少我在这里的十天，从未听到八阿哥来过。不过从这十天来看，她对那个妹妹却是极好的，从饮食到衣着，事无巨细，唯恐我不舒服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如果我不能回去，那我在这个时空里也只有她可以依靠了，可想着未来八阿哥的下场，又觉得这个依靠也绝对是靠不住的。不过，那毕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，现在暂且顾不上。

回到屋里时，姐姐果然已经在了，正坐在桌旁吃点心。见我进屋，她带点儿嗔怪地说：“也不怕热气打了头。”

我上前侧坐在她身旁，笑着说：“哪有那么金贵呢？再说，我这么出去转了转，反倒觉得身体没有前几天那么重了。”

她端详着我说：“看上去气色是好了一些，不过现在天气正毒热，可别在这个时候再出去了。”我随口应了一声“知道了”。

冬云端着盆子过来，半跪着服侍我洗手。我暗笑着想，知道是知道了，照不照做下次再说。巧慧拿手巾替我擦干手，又挑了点儿琥珀色的膏脂出来给我抹手，闻着味道香甜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做的。

洗干净手，我正准备挑几块点心吃，突然觉得奇怪，抬头一看，姐姐一直盯着我。我的心突地一跳，用疑问的眼神看回去。她又突然笑了，“你呀，以前最是个泼皮的性子，阿玛的话都是不往心里去的，摔了一跤倒把人给摔好了，温顺知礼了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又低头去看点心，一边笑问：“难不成姐姐倒希望我一直做泼皮？”

姐姐拣了块我爱吃的芙蓉糕递给我，“再过半年就要去选秀女，也该有点儿规矩了，哪能一直混吃胡闹呢？”

一口芙蓉糕一下子卡在喉咙里，我大声地咳嗽起来。姐姐忙递水给我，巧慧忙着帮我拍背，冬云忙着拿帕子。我连着灌了几口水，才缓过劲儿来。姐姐在一边笑着说：“才说着有规矩了，就做这个样子给人看，可没人和你抢！”

我一边擦着嘴，一边心里琢磨，该怎么办？告诉她“我不是你妹妹若曦”？肯定不行！心思百转千回，竟没有一个主意。我只能安慰自己，不是还有半年的时间吗？

我若无其事地问姐姐：“上次听姐姐说阿玛在西北驻守，我是三个月前才到这里，难道是因为选秀女的原因，阿玛才把我送过来的？”

“是啊！阿玛说额娘去世得早，你又不肯听姨娘的话，越管越乱，想着你

倒还肯听我几句，所以把你送过来，让我先教教你规矩。”



这段时间我是早上吃了饭就去遛弯，晚上吃了饭又去遛弯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来的锻炼方法。虽说简单，但效果很是不错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身体像是自己的了，不像初醒时的那几天，总是力不从心的感觉。

我也曾用言语诱使巧慧领我到真若曦摔落的阁楼。我立在楼上，几次都有跳下去的冲动，也许再一睁眼就回到现代。可我更怕现代没回去，反倒落下残疾，而且心底深处其实隐隐明白后者的可能性更大，车祸后昏迷前看到的恐怖一幕，并不是幻觉。至于我的灵魂为什么会到这具古人的身体里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
巧慧陪我溜了一大圈子，两人都有些累，假山背后正好有块略为平整的石头，巧慧铺好帕子让我坐，我拖她坐到我旁边。太阳刚下山，石头还是温的，微风吹在脸上，带着点儿凉意，很是舒服。

我半仰着脸，看着头顶的天空，天色渐黑，蓝色开始转暗，但仍然晶莹剔透，看上去是那么低，好似一伸手就能碰到它。我心想这的确是古代的天空，在北京的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类似的天空是在灵山上。想起父母，我心中伤痛，并非伤痛自己的死亡，而是伤痛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，不过幸好还有哥哥，他自小就是父母的主心骨，有他在，我也可略微放心。

我正在伤感，听到巧慧说：“二小姐，你的确是变了呢。”

这几天姐姐老说这句话，我由开始的紧张变为现在的不太在意，仍旧看着天空问：“哪里变了？”

“你以前哪能这么安静，总是不停地说，不停地动，老爷说你是头‘野马驹子’。你摔了之前，常劝主子少念经，衣服穿得鲜亮点儿，我们还庆幸着终于有个人劝劝她了，可现在你也不提了。”

我侧头看向巧慧，她却一碰我的目光就把头低了下去。

我想了想，“姐姐现在这样很好。”

巧慧低着头，声音略微颤抖地说：“很好？都五年了，别人后进门的都已经有了。”

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解释，难道告诉她八阿哥将来下场凄凉？现在越亲近，将来越受伤？我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远离了那些事情对姐姐来说未尝不是件

好事，姐姐现在心境平和，知足常乐，我看不出哪里不好。”

巧慧抬头看我，似乎想看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，最后侧过头说：“可是府里的那些人……”

我打断她的话，“抬头看看天空，看看这么美丽的天空，你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的。”

她有点儿反应不过来，愣愣地抬头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我，还想说什么，见我半仰着头看着天空一动不动，她终是把话咽了回去，也随我呆呆地看着天空。

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从假山侧面走出两个人来，领先的身量较矮，有点儿胖，大笑对后面一个说：“这小丫头有意思，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怎么说起话来竟像已经历世情的人，不合年龄的老成！”

巧慧一看来人，立即站起来请安，“九阿哥、十阿哥吉祥！”

从到这里以来，我还没见过外人，一时愣在那儿。看到巧慧请安才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个年代尊卑有别，幸亏古装电视剧没少看，也急忙学着她的样子躬身请安，心里却为刚才他所说的话直打鼓，又忘了我现在的年龄是十三，而非二十五。

前面笑着的那个少年也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摸着下巴，上下打量我。我心想这个应该是十阿哥，他侧后方站着的那个身板格外挺直的，应该是九阿哥。九阿哥平平地说了声：“起吧！”

我和巧慧直起身子。我心里一边想着原来在康熙鼎鼎有名的诸子中，我首次见到的不是贤王八阿哥，而是传说中的毒蛇老九和草包老十，一边琢磨刚才的话有哪句不妥当，好像没说什么不敬的话，即使被他们听去了，应该也没什么吧？

十阿哥笑问：“你是马尔泰家的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！”

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，九阿哥催道：“走吧，八哥还等着呢！”

十阿哥一拍脑袋，急忙从我们身边走过去，大嚷着：“是啊，我一看热闹就把正事给忘了，走，走，走！”

等他俩走过，我抬头看着他俩的背影，想着刚才十阿哥的样子，感叹“古人诚不欺我”，真是有点儿像草包，不禁笑起来。我的笑容刚展开，正对上十阿哥回转的脸，一下子有点儿僵，“以下嘲上”不知道是什么罪？正惴惴不安，不想他竟朝我做了个鬼脸，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又笑出来。他朝我咧着嘴

笑了笑，回过头，追着九阿哥而去。

往回走时，巧慧不说话，不知道是因为刚才有点儿被吓着了，还是对我不满。我也一直沉默着，心内暗暗琢磨刚才的事情。如果我那可怜的历史知识属实，十阿哥的肠子可没有几道弯，只怕刚才的事情他肯定会随口告诉八阿哥。至于八阿哥会怎么反应，我完全不知道，以他“贤王”的称号想来应该不是小气之人，不过我还是先给姐姐说一声，有个准备总是好的。心里拿定了主意，也快到了，我放慢脚步，对巧慧说：“我总是希望姐姐过得好的，你放心吧！”说完也没有管巧慧是什么反应就快步进了屋子。

姐姐侧卧在榻上，小丫头跪在脚踏上给她捶腿，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在正对着姐姐的椅子上坐下。姐姐堪称美人，下巴尖尖，我见犹怜，肤色尤其好，细白嫩滑，在灯下看来更是晶莹如玉，要搁到现代，恐怕追姐姐的人不排一个营也肯定有一个连。

姐姐睁开眼睛，看我正在打量她，就让丫鬟扶她起来，靠着垫子坐好，笑问：“你现在是越发静了，回来了也不说话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我也笑着说：“姐姐若不好看，这好看的人只怕也不多了。”

丫头端水给姐姐，我看她轻抿了两口，复递回给丫头，又半眯着眼睛了。

我淡淡地说道：“我刚才在园子里碰到九阿哥和十阿哥了。”

姐姐等了一会儿，见我没有下文，睁开眼看了我一眼，对旁边的丫头说：“你们都下去给姑娘准备沐浴用品。”

丫头们都退了出去。我站起来，走到她身边坐下，把傍晚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姐姐听完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屋子一侧绘着草原骏马的琉璃屏风发呆，过了好久，她叹道：“妹妹，你真长大了！你现在不像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，倒是好像一跤摔大了十岁。”我心想，的确是摔大了。

丫头进来禀报，热水和沐浴用品都备好了。姐姐推我，“你去沐浴吧。”

我拿眼瞅着她，不动弹。

她看着我，似伤又似怜，对我说：“你长大了，懂得为姐姐考虑，姐姐很高兴。可在姐姐这里，你就什么都不要多想地过日子，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，想笑想闹都随你意。”她替我理了一下耳边的乱发，温柔地说，“以后……以后到了宫里，你想要……也不可能了。”

她话里的意思我隐约明白，心情刹那间变得沉重，我低低应了声“嗯”，便跟着丫头去沐浴。



那日过后，我想着自己虽然没说什么越规的话，可心里还是担着一层心事。不过三天过去，见没什么动静，这心就渐渐平复了，只是告诫自己，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姐姐并不受宠，我不能再给她惹麻烦。

中午睡起午觉，我去给姐姐请安，看周围的丫头仆妇都一脸喜气，姐姐脸上反是淡淡的，不禁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姐姐没有接话，笑了一下，但还未展开却又收了回去，涩涩的。巧慧倒是开心地回道：“爷身边的小厮刚过来传话，说爷晚上过来用膳。”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沉默地坐着。姐姐看我不说话，许是以为我害怕，就微笑着说：“没什么紧要的事情。”又转向冬云吩咐，“回头给小姐打扮妥当了，晚上虽是平常的家宴，可今儿是姑娘头回见爷，礼数是断断不能缺的。”

古代的梳头、画眉、穿衣，我是一点儿也不会，由得丫头们张罗，我乖乖做木偶人就好。心里却一刻不曾闲下来，想着来这里之前看过的清宫戏中，这位八王爷一直是雍正的死对头。能让雍正视作对手，恨得寝食难安的人，肯定也绝非一般，我心里倒开始企盼晚上，觉得像是去见偶像，而且是面对面的私下会晤。

等打扮停当，才知道古代的女人有多受罪，头上的、脚上的，到处都密不透肤，和裹粽子差不了多少，偏偏还是大夏天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我在凳子上不停地扭着，晚膳的时间早过了，可八阿哥却迟迟不来，刚开始的那股子新鲜劲儿渐渐消失，越发坐不住了，站起来，从丫头手里抢过扇子，一阵猛扇。姐姐皱眉说：“哪儿就那么热了？”

我一边扇着扇子，一边说：“要是再不来，我就回去换衣服，真是活受罪！”话音还未落，就看见帘子挑了起来，三个人鱼贯而入，走在前面的男子二十二三岁，身材颀长，着月白色长袍，腰间系着碧色腰带，上面悬着同色玉佩。面若美玉，目如朗星，我暗赞，这八阿哥长得虽有点儿阴柔，但真是个美男子。

他看见我，眼里现出几丝惊诧，神情微怔，瞬间又恢复如常，嘴边噙笑地转开视线看向姐姐。此时满屋子的丫头仆妇已经都俯下了身子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忙也俯下身子。唉，我好像还未习惯这拜来拜去的规矩。

他微笑着扶起姐姐，说了声：“都起来吧！”然后笑着对姐姐说，“有点儿事情耽搁了，回头我和九弟、十弟还有事情商议，所以就一块儿过来。因是一时

起意，也来不及通知你。”

姐姐笑了笑说：“这也不是什么打紧的事情。”

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都坐定后，丫头服侍着他们擦脸、洗手。姐姐转身出去吩咐外面的太监传膳。我在旁边仍站着，心里想着：姐姐啊，你怎么把我给忘了呢？九阿哥面无表情，十阿哥还是那一副痞子样，自打进门，就时不时地瞄我一眼，八阿哥嘴角带笑，好像是有点儿累了，半合着眼休息。

姐姐进来后，微笑着说：“可以用膳了。”八阿哥点点头，这才睁开眼睛，看着我笑问：“这是若曦吧？前段日子说你身子不大好，现在可好些了？”

我回道：“好得差不多了。”

八阿哥又笑说：“你身子刚好，别站着了，坐吧！”

我看了姐姐一眼，见她没什么反应，就坐了下来。

席间八阿哥时不时和姐姐笑说几句话，九阿哥默默地吃着，反倒是十阿哥，许是我和他恰好坐了个斜对面，他是边吃饭，边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胃口极好的样子。我本来就因为天热没什么胃口，他又这么瞅个不停，我是越发难以下咽，心想，我对他而言算不算是“秀色开胃菜”？

我偷偷瞅了一圈，见没人注意，立即抬眼狠狠地瞪了回去。十阿哥正边吃边瞅得开心，冷不防被我这么一盯，立即愣住，筷子含在嘴里，竟忘了拿出来。我盯了他几秒钟，看着他那副傻样又觉得可笑，抿嘴笑了一下，复低头去吃饭。低头时眼神不经意地一扫，发现姐姐、八阿哥和九阿哥都看着我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再不敢抬头，快吃了两口饭，可一下子又呛住了，侧着身子，扶着桌沿，一边低着头咳，一边对姐姐摇手表示没事。听到十阿哥大笑，可我是再不敢去看他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漱口，接着吃饭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

好不容易挨到用过晚饭，八阿哥略坐了会儿，就和九阿哥、十阿哥一块儿离去。婆子在门口问：“要给爷晚上留门吗？”

八阿哥淡淡地说：“不用了。”

等他们一走，我立即开心地跳起来，嚷嚷着巧慧赶紧给我换衣服。姐姐笑着帮我打扇子，“怎么偏偏你这么怕热呢？我们可都好好的。”

我笑嘻嘻地不说话，你们自小到大被裹粽子裹成习惯了，我却是穿小吊带裙过夏天的人。

八阿哥他们走了，我和姐姐都挺开心，丫头仆妇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气。我琢磨了会儿，明白过来，不过看姐姐不在乎的样子，也就不再多想。



Chapter 2

我坐在离湖不远的大树下读宋词，昨天和姐姐特地要了宋词，因为以前偏爱宋词，背了不少，两相映照读，能认识不少繁体字。

想想我在现代寒窗苦读十六年，自认为也是个知识女性，可到了古代，竟变成了半文盲。

前日，因平时负责书信往来的太监不在，我就自告奋勇给姐姐读信，可一封信读起来竟是一小半不认识。在我“什么，什么”的声音中，信还没读完，姐姐已笑趴在榻上，“你说要读信，我以为几年不见，倒是长进了，没想到的是确是长进了一点儿，会用‘什么’代替不认识的字了。”姐姐笑得太厉害，短短一句话，断断续续说了半天才说完。我也是又羞又恼地呆在原地，当即决定，不行，我要脱掉文盲的帽子，坚决要做知识女性！

想到这儿，我不禁自嘲地笑笑，幸亏是落在这具小姐的身体里，吃穿不愁，否则只怕要生生饿死我这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扛的人。

看书看累了，我赏了会儿风景，觉得有些无聊，眼角一扫，看见草丛里有几只蚂蚁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掏蚂蚁洞的事情，不禁来了兴致。我随手捡了根小树枝，挡住蚂蚁的路，不肯让它走，走两步，就被我拨回去，走两步，就又被我拨回去。

正玩得开心，一个人偷着乐，忽觉耳边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，我一侧过头，就看见十阿哥蹲在我旁边也正在看蚂蚁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再看旁边还有一双靴子，顺着靴子往上瞅，正对上八阿哥似笑非笑的眼睛，赶忙站起来请安。

十阿哥从地上站起来，一副赖皮的样子，笑着对八阿哥说：“看这鬼丫头



的样子，我还当什么好东西呢！看来我是太看得起她了。”

我当着八阿哥的面，不敢回嘴，只心想，让你看得起也不见得是荣幸。

八阿哥笑问：“读宋词呢？”

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书，“是。”

十阿哥插嘴道：“在看蚂蚁呢，摆了个读书的样子给人看罢了。”

我侧头看着他，也不过十七八的样子，在我面前倒成了大爷，“你不知道‘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’吗？我看的是蚂蚁，可又不是蚂蚁。”

十阿哥这个草包果然有点儿愣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看向八阿哥。

八阿哥笑着点头，“老十，你可要好好读书了！”又笑问我，“你看佛经？”

我忙答道：“只是听姐姐念多了而已。”

他笑了笑，转眼望着湖边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念的是多。”

我琢磨了一下，看他仍然是脸带笑意，辨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只能淡淡地回道：“求的只是心平气和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看着湖面。

旁边的十阿哥等了半天，好像插不上话，有些无趣，走过去捡起地上的书问：“这些字你都认识？”

我看着他挑衅的目光，很想说“都认识”，可事实搁在那儿，只好说：“认识！是它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们，不过我们正在彼此熟悉中。”他又是一阵爆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到十阿哥那副痞子样就有点儿暴躁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经大脑的。

八阿哥笑问：“那你如何让自己认得它们呢？”

我随口说：“自己猜。”

十阿哥笑着叫嚷：“这也行？我们都不用请先生了，只管自己猜就行了。”

八阿哥笑着摇摇头，“走吧！”提步先行了。

十阿哥忙把书扔还给我，追了上去，刚走几步，又转身问我：“我们去别院遛马，你去不？”

我一听，大为心动，自来了这里还没出过院门呢，颇有点儿谄媚地跑上前去，“我这样能去吗？还有我姐姐那里怎么说？”

他说：“这有什么不能去的！给你找匹温顺的老马，不要跑得太快就成。至于你姐姐那里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我看他又摆起谱来了，有心想讽刺他几句，可是又惦念着这难得的出门机会，只好忍！

看他走得倒是不快，可我要小跑着才能跟上，我装作突然想出个好主意的样子说：“八贝勒爷说的话，姐姐准是听的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“那你自己去和八哥说呗！”

我觉得能听见自己磨牙的声音，怎么这个老十是个顺竿子就往上爬的主儿呢？恼道：“是你请的我，你要负责到底，要不我就不去了！”

他斜睨了我一眼，一副“你爱去不去”的样子。我转身就往回走，他连忙拉住我说：“得！得！我去说，行了吧！”

我这才笑看了他一眼，甩掉他的手，跟着他疾步快走。

八阿哥看到我跟着十阿哥一块儿来了，有些意外。十阿哥没等他开口，赶着说：“八哥，我看这丫头在府里待得怪无聊的，就让她和我们一块儿去骑马。”

八阿哥淡淡一笑，“去就去吧。”

到了门口，小厮们迎上来，“马车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八阿哥不说话，领头就上了马车，十阿哥也纵身一跳就上去了。一个小厮跪到地上给我做脚踏子。这马车的高度，要放在现代，我肯定手一撑也就上去了，可如今，裹着粽子衣，行动不便，还真需要点儿助力。但是跪着的小厮不过十二三岁，一脸稚气，我盯着他的背，这脚是怎么也踏不到他的背上去。

十阿哥在车厢里嚷嚷：“磨蹭什么呢？”

八阿哥正好坐在侧对面，似看破我的顾虑，几分意外地盯了我一眼，把手伸过来。我松了口气，让小厮让开，拉着八阿哥的手就着力，爬上了车。

十阿哥嚷道：“麻烦！”可身子却往里挪了挪，示意我坐到他旁边。

我趴在窗口往外看，道路两侧店铺林立，街道上的人熙来攘往，马车经过处，人们都主动让路，所以人虽多，但马车的速度却不算慢。我看着外面“噢”了一声，可转念一想又明白了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十阿哥探出窗户向后张望了一会儿，又缩回头来，纳闷地问我：“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”

我愣了愣，笑着说：“看着什么不告诉你。”又看向窗外。

他恨恨地瞅了我两眼，不理我，可过了会儿终究是没忍住，复问道：“你刚才究竟‘噢’什么？”

我转回头，目视前方，不理他。十阿哥推了推我，我说：“告诉你可以，不过你得给我点儿好处才行。”